

國朝文錄續編

梅莊文錄引

梅莊集全州謝霖石先生著先生忠慥性成雍正四年官御史與臨川李侍郎先後奏彈田文鏡不勝遣戍軍臺安坐著書復得罪將軍傳旨縛赴市曹人皆痛哭祭之先生神色自若乾隆元年召還仍官御史侃侃論事不少撓久之請外命督糧湖南爲巡撫許容所中陷以多欸卒得自改授驛鹽巡道以病乞休卒於家其學與博說經不遵朱子所著大學註中庸疏鄂朱兩相國皆不然其說匪匠十經註已亦自悔其言之過而行文則上自奏疏下至序記雜文皆鏘鍊精警無一怯句冗字而忠慥之性出口

便如揭肺肝詩亦鏗鏘其纂言內外篇精鑿自成一子西
北域記斑駁陸離如爾雅如方言如攷工記不獨足以廣
見聞也相其才平固臺中一正人亦可稱嶺外一學者矣
今錄其文爲一卷

梅莊文錄

全州謝濟世霖石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論開言路疏

雍正十三年十月軍中代某大臣作上嘉納

臣聞政治在於求言求言期於聞過與其徧求諸有官守之人不如專求諸有言責之人而欲收開言路之利且先除開言路之弊夫開言路何弊之有告密是也古之帝王冕旒蔽目黻纒塞耳惡至察也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自後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相忌君臣相疑無論捉影捕風將無作有就令情真事實而臣子陰私小過

亦非君父之所樂聞恐虞舜好問好察非此之謂也請自
令除軍機外皆用露張不許密奏卽或論列宮壺指斥乘
輿如唐魏徵之於太宗後人美魏徵之能諫未嘗不美太
宗之能容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安用密爲哉至於有言責者臺垣是已內而六
卿外而督撫提鎮皆有官守所條陳者任內之事所舉劾
者屬下之官惟六科十三道職銜雖有部省之分而天下
之事皆得條陳天下之官皆得舉劾今恐言路不開舍科
道而問之齋府提鎮及藩臬猶御膳不調舍尙食而問之
尙衣尙寶及百執事也臣愚以爲言路當仍責成於科道

其責成奈何一日嚴不言之罰古者君有過而臣不匡其
刑墨御史拜官百日而無彈文謂之辱臺近世居此官者
多巧宦之徒或更變舊章或敷衍細事以塞譏評或發摘
孤立之小吏或排擠失寵之大僚以示風采甚有峩其官
而箝其口歷俸數年坐致大位者蘇軾曰養貓所以捕鼠
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吠奸不可以無奸
而畜不吠之狗似此言官或放歸田里或改授閒曹則人
知所懲矣一日恕妄言之罪凡奏章而言祥瑞者佞人也
言利孔者小人也皆宜罷斥此外上者補空職之闕次者
論君側之奸又次者陳朝政之失言而當褒美之言而不

當亦優容之雖其中有結黨挾讐形跡可疑者亦宜給之冠帶不宜加以僇辱何者徇私負國之人縱免於國法難免於清議縱免於清議難免於鬼責神糾甯可有漏網之人投畀皇天后土不可有僇辱言官之專載之史籍也如此則人知所勸矣既立臺垣勸懲之法又當除文字忌諱之禁臣嘗讀尙書見禹臯周召告君之詞毫無忌諱也漢唐宋元猶無之至明洪武時始有極盡歸化一百六十六字之禁然而明祖享國纔三十年傳世不三百載則忌諱之無益甚明豈惟無益而已言路之閉實由於此何也紙上所書凶咎悔吝之字且忌諱之身上所作凶咎悔吝之

事未有不忌諱者無心失檢且然何況有心寓刺泛論曲
諷且然何況直陳切指片言隻字且然何況連篇累牘上
既示其意下誰敢撻其鋒此所以諛佞成風譽謬絕響也
臣請自今表奏及鄉會試出題皆不拘忌諱並見嘉言罔
伏且使天下後世調我乾隆爲寬大之朝豈不盛哉臣所
謂開言路者如此若

皇上必欲爲堯舜之君復斯世於唐虞之盛者莫若於大
學中庸求之大學言格物誠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獨致
中和達德行達道聖功王道莫要於此莫備於此舍此而
別求平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欲影正源未潔而欲流清以

博覽廣聽爲求言以察言觀色爲知人以親庶官理庶務
折庶獄爲勤政臣恐其爲漢唐雜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
之治也

先生以言獲譴在軍中卽代人言且請開言路開言路
在有懲有勸而又先之以除弊後之以除忌諱於此事
無遺蘊矣文筆堅蒼望而知爲端毅之士

論 殿試之弊疏 乾隆元年正月十五日

奏爲 大典屆期請除積弊以拔真才以收實用事恭惟
皇上卽位改年之始適逢會試 殿試之期查近來會試
之例分省照數定額取中以防偏枯之患例應迴避舉子
則別 命試官考試取中送入內簾以廣格外之仁法至
良而意至美也至於通關節割卷面聯坐號傳遞夾帶諸
弊 功令甚嚴剷除幾盡卽有之亦未敢公然行之若內
外簾得人出題不拘忌諱不許冠冕太熟則弊之除也何
有惟有 殿試尙循舊規請託公行關防無禁讀卷止用
九卿九卿中應讀卷者旣屈指可數而且策題漏洩於試

前頒聯標識於卷上按圖索駿各舉所知其所不知名曰
野卷不得進呈甚非 聖天子臨軒策士之意也請自

今會試榜發新進士及開列讀卷官者皆引嫌杜門讀卷
兼用翰林策題出自 御製頒聯永行停止落卷皆得進

呈請弊除則真才出矣抑臣更有請者舊例策冒十四行
卷尾空白十四行欽惟干冒四字在行末中間不得塗乙
壹字此例未考起於何時意當時秉鈞大臣私作威福恐
新進有劉蕡蘇轍其人者故多方以鈐束之而不知軒墀
初來惶恐已甚錯誤有罪畏縮益深數字之時又多行文
之氣必阻欲策之醅茂也難矣而且品題高下先字後文

以文取人既屬中策又不取其文之剴切而取其字之精工賈董鍾王同時應制賈董下第鍾王登科亦非古帝王敷奏明試詢虞詢箕之意也請自今不專取字不必限字亦不妨加點數字法令甚寬則敷陳始賜嘉言罔伏則讜論必來擇中而用於民因言以考其行庶幾廷對大典收實用而不爲具文矣嘗見如此伏乞睿鑒施行

此弊至今益甚予嘗怪何無人言讀此知先生已暢言矣

請外吏先審後叅疏

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六日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必先愛惜人才不輕用亦不輕舍是以國人皆曰不可猶必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慎之至也定例督撫叅劾屬員揭報訪聞務求相合此叅彼審不令獨專今則具文而已或訪聞並未揭報而稱據揭報前來或揭報並未訪聞而稱與訪聞無異其中實者縱有七八虛者豈無二三一經上聞遵旨嚴審卽虛者不得不實之矣此叅彼審大率兩院扶同自審所叅更是一手把握承審之官畏威希旨羅織煅煉何獄不成始也誤掛彈章既也竟成貝錦雖欲籲天昭雪其道無由幸逢

皇上聖明洞鑒茲弊近者特諭直省督撫於叅劾既行奉旨發審之時秉公推問倘有屈抑自行檢舉或撫叅督審督叅撫審者亦勿瞻顧同官之情有所假借煌煌天語體恤小臣訓飭大臣至矣盡矣而臣猶瑣瀆有所陳者何也無論督撫假和衷共濟之名乏改過不吝之美就令人誣叅而已平反之已誣叅而能檢舉之被誣得釋者業已家室流離囊橐罄盡欲具呈請題復任則部選已來欲傾咨赴部另銓則資斧無出斯亦可爲垂閔者也臣愚以爲督撫之於劣員似宜先審理而後題叅既有揭報訪聞卽委員暫署令其赴省質審若云本官未經褫職不得

加刑所有真情未必盡吐此則不然周禮小司寇之職三
刺五聽刑不與焉況外有書役內有家丁真情何患不吐
如其虛也仍令回任果其實也然後題察庶幾小吏無覆
盆漏網之人而大臣亦免冒昧入告之咎矣夫先叅後審
之例相沿已久臣亦知之但黜陟大典治忽攸關器壞當
修法弊當改扶同把握盡是從前之罪愆檢舉平反猶屬
事後之補救與其補救於事後不如慎重於事前故因捧
讀上諭而竭其芻蕘如此

申一段可云長者之言

乞補外奏

乾隆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爲瀝陳下情懇 恩降補外吏事竊惟科道之望內陞甚於外轉而人情卽願外轉不願左遷況臣負罪至深受 恩至重欲圖涓埃之報且依 日月之光而纒熟

龍顏遽辭 鳳闕大猶戀主蛇亦銜珠臣獨何心反昧斯義伏念臣繼母蔣氏年已七十一歲臣又係獨子憶自雍正甲辰秋服闋赴補母子離別十五年於茲矣丙午冬從軍出塞母氏含藜藿以弄孫倚門間而望子者又十二年於茲矣臣今雖復 朝班尙違子舍頃者母氏書來道及行動艱難耳目昏瞶開緘捧讀愧懼交并欲歸養則家道

貧苦甘旨不供不孝有三其一斯在欲迎養則廣西至京
水陸七千餘里江湖之風波可畏車馬之顛覆亦可虞欲
歸省則往返動經半年在家不過數月乍逢又須告別既
別却難再逢慈母之涕洟轉添遊子之方寸終亂是則矢
忠矢孝二者難兼而在官去官無一而可臣再四躊躇惟
有外轉鄰省庶得迎養數年但臣才能既不稱道府之官
而遷轉又無自請之例違例干澤端不可開伏乞 勅部
治臣妄請之罪或知州或知縣降授微員憫臣將母之忱
或湖南或廣東量予近地臣亦知風塵下吏遠遜臺諫清
班然民社在身外得竭驚馬之力母子聚首內得伸烏鳥

之私雖公庭屈膝於上官勝往歲荷戈於苑塞臣無任哀
懇之至謹 奏

此疏竟准遂 特授湖南糧道

金丹說

梅莊主人終日學易有客終日談元客嘲主人曰安用鑽
此故紙爲主人正色而言曰此金丹也昔者庖犧氏始鑿
混沌以煉之文周孔遞鼓洪爐以煽之包太極分兩儀兼
三才配四時藏之爲盛德顯之爲大業幹蠱休否危者使
平持豐保泰易者不使傾象事知器萬世賴其利占事知
來百靈効其能舒之則周六虛卷之不盈一坏暴秦之火
不能燒航海之國不能偷解之則聖喻之則賢摩而守之
正士端人天地毀此金丹其毀矣乎乃君子所謂金丹直
蛭蟻之九耳客艱然曰子比吾丹於蠶尤有說乎曰有蟻

之爲物也不知大塊中有從王之蟻及哺之鳥成行之雁
比目之鱧也轉牛同以爲左入之右人之前攫之後推
之其死於車輪馬蹄者不知其幾也人之養生也不顧各
教中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之倫也採先天以爲誅暹督
任交坎離煉戊己息卯酉其死於念起真喪者亦不知其
幾也二者有以異乎蟻丸旣轉一月殼退而爲蟬元珠旣
採九年尸解而爲仙二者有以異乎天地之道消息盈虛
有生必有死精神氣質全受則全歸今也貪生畏死燉陰
精以爲陽氣歸頑質而不歸元神猶子還蒙於父而竊其
金臣致鑛於君而竊其印也國有盜臣君必討之家有盜

子父必逐之世有盜人盜物天必殛之今夫蟬不食而飲
無口而鳴自以爲仙矣而不免竊竿螳臂三冬霜雪之劫
是以涼風至而蟬鳴未聞熱蟲俯而蟬猶鳴夏月之燒爲
秋月之蟬未聞今歲之蟬復爲來歲之蟬也今夫仙能隱
其身能二其形自以爲神矣而不免五百年霹靂之劫是
以張果見於唐至宋無聞賀水部靖長官回道人見於宋
至明無聞張三丰見於明至今亦無聞也二者有以異乎
我羲文周孔之沒幾千百年矣質留於陵墓精衍爲子孫
而神氣則著見憑依於卦爻之中彌綸往來於宇宙之內
後之人疑焉必問問焉必告告焉必中不啻坐臯比而耳

提面命之也子謂得此丹者死乎不死乎此丹也金乎非
金乎客恍然悟曰乃今而知子之丹金吾之丹鑰也雖然
鑰易成金難成主人曰金難成釵吾升益吾炭勤吾耕其
有頑且躍者乎鑰易成子已自毀其龜矣客曰何主人曰
吾之丹曰辭象變占曰觀玩吾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
變而玩占雖不敢云知化窮神盡性致命亦庶幾震無咎
以補過予之丹以誠入以嘿守外三寶不漏內三寶始合
今子不能棄婚宦却梁肉收視反聽閉口調息而徒說藥
物講火候猶擔破鼎於五都之市而口吾能煉汞其誰信
之嗚呼蟻矻矻蠅噤噤已不免爲蟻烏雁鰥所笑若乃蟻

蟀愛蟋之轉而唧唧牀下蟾蜍學蟬之鳴而啞啞池中是
又蟋與蟬之所竊笑也客幡然悔曰謹受教矣客退遂筆
之以爲一丹說云

自來無間仙者昌黎亦止伐其皮毛未能搗其骨髓此
爲以世覺民第一篇有關係文字

原評

詞氣警鍊較柳子厚石鍾乳諸說似爲勝之

重刻野古集序

往讀列朝詩及明詩綜每慨慕龔安節先生之爲人而以
不得見其全集爲憾近識先生之從孫肩吾得野古集讀
之敬其人因愛其集讀其集愈想見其人嘗竊念永樂靖
難之師乾坤一大變也以一家之統緒言子繼父耳而以
天下之大義言則臣篡君也其曾立建文之朝者可以死
不可以仕如二胡三楊則失節其未立建文之朝者可以
仕可以無死如東湖樵夫亦未免傷勇獨安節先生之所
處頗難而先生之處之者則庶乎無憾何者先生一守門
牽耳非吏尉比也然所守者金川門而失守者卽金川門

非他守卒比也。方燕師之薄城下也，先生必仰天默誓以守死。不幸大帥開門迎降，變起倉卒，非一小卒所能以一死挽回者。而先生又有母在堂，於是乎不得不付之一慟而去。既有此一慟，則終其身以守門卒自處，以門卒不能獨守自傷，乃至夢寐中亦時時往來於金川門雉堞闔閤之間。於是乎斷斷不可以出而仕。此先生所以力辭周文襄公之辟而有仕，雖無害恐，負往曰城門一慟之語也。嗚呼！士君子讀書談道，雖一介之取與簞食豆羹之辭受求，可苟焉。況於出處死生，然而揆春秋責備之義，則賢者往徃不免彼二胡三楊輩，固不足道。卽如方正學先生當

實大槩之時若以孔孟處此爲河西傭雪菴可也爲黃侍
中觀廖太常昇可也爲徐魏公輝祖亦可也乃危言危行
致激無道主之怒以貽十族之殃亦未合於中庸之道若
先生者吾無間然可謂聖人之徒也已集中詩約三百首
氣味最近東坡七言勝於五言古體尤勝於近體如饑鼠
行白額行諸作入東坡集中殆不能辨獨文止上文襄一
書其族孫某等頃又得若干篇補入重刻之余既慕先生
之爲人又喜後死之能蒐羅散逸也乃盥手再拜而序之
此公贊之者多矣獨此文爲之設身處地其論如輕重
之在權衡

重刻韓忠定公集序

幼讀李空同代韓忠定公劾劉瑾疏竊疑公蓋有勇而不
必有言者故倩他人捉筆後閱明紀會纂諸書見公事實
甚略又疑捉筆者瑾且欲置之死地而首禍者自單騎出
都外無聞焉意當時亦必有康對山其人陰爲排解之頃
來長沙識公九世孫善化令宗蕃得讀公集不覺爽然失
云公之爲給諫也劾戚甯伯啟慶開邊又以申救李秉王
竝受杖於文華殿及其爲大司農也論貴戚壞鹽政占民
田又請裁內官冗員停採買大婚珠寶不具論論劾瑾一
事正德初年八閩亂政公率僚屬聯名抗疏武宗悟將罪

諸闈已而諸闈環跪泣訴乞恩事遂寢遇瑾益厚由是瑾益專是疏中列名者悉中傷報復之空同甚焉而公尤甚初矯旨鐫激致仕並其二子皆除名繼逮至錦衣衛獄羅織鍛鍊無所得猶勒令輸米大同至再至三直至家無錐立而後已瑾敗餘黨用事者猶忌憚公於時耆舊皆相繼起用卽空同亦起提學江西而公止復原銜及二子官而已公閒居二十年安貧樂道不必言其在獄中日與華容劉司馬吟咏唱和視囹圄如花間席上焉就令當時有對山其人者公豈肯出片紙以求之曰救我云乎哉公論貴戚諸疏集中具在仁義之言藹如秩如其劾瑾疏亦載集

中相傳公屬空同爲檢子既就公覽之曰是不可以文文
恐難曉也又不可以繁繁恐弗竟也文者質之繁者簡之
出於一手而成於兩手故彼此集均載焉曷徒知空同以
草疏被禍而不知空同之禍止一身不久卽解公之禍及
一家久而不解徒知空同代公草疏而不知空同特草創
之公實刪改訂定之此余之所以爽然失也集中詩一卷
七言近體居多其雄深雅健不及空同然抒寫性情得之
心而應之手校空同一趨一步規倣少陵者雞戶牛從孰
得孰失也集版字多訛已毀於火宗蕃將校讐重刻之徵
予序余懷慕公之氣節文章願爲執鞭不可得冀得挂名

集中也乃焚香盥手而序之乾隆戊午冬至譔

劾瑾一疏流傳後世人但知李代作之其禍亦李獨當
之幾幾乎李傳而韓泯矣得此文可以慰忠定公於地

下原評

曹廣文墓表

君姓曹氏諱耀珩字鳴珮長沙益陽縣人父歲貢生諱景
星康熙甲寅春遭吳逆之亂挈家浮舟蘆葦中君生焉五
歲授書六歲善屬文一縣稱神童然名愈揚志愈奮奮於
家業者數年年十一入學十三補廩結廬松林中名其園
曰聽濤杜門屏榻大肆其力於舉業及詩古文詞然業愈
勤命愈困困於秋闈者十餘次戊寅以選拔貢入成均雍
正乙卯任甯遠縣教諭當事者以鴻博薦不就乾隆丁巳
主嶽麓書院講席庚申春臥病亟棹舟歸未至家卒卒於
舟生於舟所居園繹其名亦舟也異哉所著有聽濤園詩

十二卷古文四卷子紹僕亦能文從余遊既葬以墓表請
余惟君之詩文既行於世矣其散論敦品讀其集可想見
其人亦無俟余之闡揚者獨六歲屬文一事頗怪猶憶戊
午秋相晤於講堂余以此叩君曰無之再三叩答曰比長
聞有之然其時已了不能記省不知何故嗚呼噫嘻我知
之矣古來生而知之者莫如孔顏孔子兒時陳俎豆設禮
容而已未聞其贊易說詩也顏子稟氣太清以致享年不
永亦未聞孩提時吐詞爲經也凡史傳所記絕孔能詩請
鄙能賦者大抵有游魂憑之幼而游魂憑長則憑魂散若
直魂而早離也必死童鳥是也卽真魂而未離也亦脫乎

若忘前後判如兩人其能自奮則神童不失爲名士劉士
安八歲獻東封頌其後不以文章名而以政事名李賓之
四歲作徑尺字其後不以善書名而以能詩名是也其不
能自奮則神童變而爲庸夫王介甫所傷之方仲永是也
君不幸負夙慧名幸而天假之年又能自少至老勤學不
倦得爲詩人文人今其集具在杜詩鞞筆無一字不從學
問中得來肺腑中流出者而世俗惑於輪回之說或誣爲
慧業才子化身旣沒其一生之苦心且誤後生小子高慕
生安而下流爲暴棄此君所撫躬不安逢人滋懼亟欲自
於世而未逮者也乃表而勒諸墓門乾隆癸亥仲秋譔

古來神童長而無識者頗多非揚烏卽方仲永耳介甫
於仲永傷其長以不學而愚蓋亦思幼何以不學而智
若云通人轉世幼既不學而智長又何以不學而愚其
爲游魂所馮無疑古人祀祭立尸是其根原今人病中
謔語病愈了不記省亦其証驗請以質之讀書窮理者

自記

人在胎中無魂則死魂在腹外欲投無門游魂爲變孔
聖早明言之而自漢及今投胎之說入人膏肓從未有
引聖言以破之者先生斯文啟曠發蒙功不在孟子下

原評

送倉按察之任四川序

昔周濂溪先生由分甯簿歷廣東提點刑獄所至以洗冤著而不殺人以媚人一語遂爲千古之名言夫人卽獻媚何至殺人以媚蓋不殺人必將殺己也然有欲殺人而反以殺己者亦有不殺人而不但免於殺己者壬戌冬余以訪拿衡陽收糧之丁胥及揭叅收糧之善化令獲罪於王臬司許撫軍被叅待理其時府廳州縣之在會城者無不希旨謀殺余雖長厚如藩司聲望如督院不敢不殺也其不殺者署道倉公而已公之爲給諫也曾糾余奏寧失儀蒙

聖恩免議及其署糧道赴岳兌漕也藩司彌縫叅

欵致書求換府審衡陽收糧一案之原詳公得書艱然時
公之尊人少司寇公迎養在岳署見書亦艱然念換詳則
結黨欺君不換詳則違衆賈禍不得已將藩司之書直
揭於漕督兩院總督寢其揭恐總漕亦然不得已並將總
督寢揭之事直揭於部院六科既而總憲據漕咨道揭以
聞御史又採謗帖譏評入告 聖上命阿少司農

帶李比部往審並帶胡侍御看審寶鏡高懸山精盡現於
是督撫藩臬及府廳州縣之與其事者皆落職余復蒙

恩補授驛鹽長寶道公與侍御亦蒙 恩侍御加級轉兵
科給事中公陞四川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當公之一揭

再揭也止求轉 奏解官奉其尊人潔身遠害以去雖遊
料余忝歛內此一歛必白亦不料諸歛之因此盡白而至
於此番遷擢尤非意料所及也先是少司農諸公審畢還
朝公亦回澧州署湖南人製萬民衣四襲繳四柄作四
君子詩送之乞余序余引叔向不佞免之義辭焉今公之
赴任也湖南人又作詩以送乞余再三余既悲舊上司僚
屬以詭隨被牽連而罹清議又喜公以孤立免禍患而受
主知且喜四川人之得濂溪先生爲提刑也乃直斥其
事如此至若公前之糾余也余不敢怨公亦不任受怨也
後之揭濂揭督以救余也余不敢德公亦不任受德也

一結何等酒脫前幅敘次亦老

遺令示螟蛉子

維乾隆丁卯九月朔梅莊父既抱汝告於廟又自以暮年
預爲遺令俟汝他日之有知也而示之曰嗚呼吾雖有五
子書香未知誰繼繼者安知其不在汝吾肯捨汝使爲他
人之子哉顧吾父母止生吾兄妹二人妹適蔣氏甫生二
女妹適邳州別駕儀遽早世其弟孝廉君年將五十矣尙
無子吾妹數請立汝諸兄一人爲後吾以異姓故未敢許
也今年四月吾先母誕日妹適歸甯祭畢撫膺嘆曰傷哉
生爲未亾人他日死又爲餒鬼也淚潛潛下吾母指汝母
腹慰之曰此而女也則已矣男也以乞汝妹收淚再拜謝

守汝闔九十餘日汝乃生嗚呼孰知汝之果爲男子也乎
今汝生彌月矣吾命汝乳名曰熈齡明出繼也學名曰夢
舒字希魏以賢甥望汝也夢字與諸兄同非但同氣不忍
卽異之謂我生之辰舅氏魏縣公夢堂額題宅相二字嘗
以大器望吾吾潦倒一生負此吉夢今更以舅氏之望吾
者望汝也凡繼嗣必繼祖汝不必別駕之父檢討公以上
孝廉自能繼之汝但繼別駕與吾妹何者姑親其姪夫因
其婦祀應享之其他雖祀不享也凡改姓必改郡汝亦不
必姓從蔣郡仍名陳畱自爲一宗無亂人之宗且無令後
世得與謝姓爲婚姻也蔣雖宦家檢討以父任虧帑故產

告絕別駕辛勤半世止屋數間妹自吾長沙在所歸始置
田十餘畝產甚薄吾產較厚除祭田外尙二百四十餘畝
今以三十畝益汝汝同父兄弟六人產均矣嗚呼爲人後
等於賁軍亡國以其利人之產也貪利忘親與貪生負君
其害義一也汝爲姑後無所利而爲之者也惟是不孝之
罪莫大於改姓吾實不慈使汝爲之是吾之罪也已

古人論異姓不可爲後一曰亂宗一曰神不享祀至若
射義爲人後者不入人者疏遠之稱其爲利產無疑也
先生遵母命憫寡妹以子爲甥且益之產使與諸子同
既非柴守禮王煥之比又想到死者享祀生者無亂他

宗無忘本宗樹醜盡善吾無間然結更補出改姓不孝
一層爲京房員半千輩定一爰書使人不敢背其祖宗
有功名教之文

原評

顛子記

梅莊主人在翰林備僕三一點一樸一顛一日同館諸官
小集酒酣主人曰吾輩興闌矣安得歌者侑一觴乎黯者
應聲曰有既又慮顛者有言乃白主人以他故遣之出令
樸者司闈而自往召之召未至顛者已歸見二人抱琵琶
到門能曰胡爲來哉黯者曰奉主命顛者厲聲曰吾自在
門下十餘年未嘗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闌
而散主人愧之一夕然燭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酩
黯者詢樸者再沽遭顛者於道奪瓶還諷曰今日二瓶明
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酩傷費多飲傷生有損無益也主

人強領之既而改御史早朝書童掌燈傾油污朝衣黥者
頓足曰不吉主人怒命樸者行杖慙者止之諫曰僕嘗聞
主言古人有羹汚衣燭然鬚不動聲色者主能言不能行
乎主人遷怒曰爾欲沽直邪市恩邪應曰恩自主出僕何
有焉僕効愚忠而主曰沽直主今居言路異日跪御榻
與天子爭是非坐朝班與大臣爭獻替棄印綬其若
蹤甘遷謫以如歸主亦沽直而爲之乎人亦謂主沽直而
爲之乎主人語塞謝之而心頗銜之由是黥者日夜伺其
短誘樸者共媒孽勸主人逐之會主人有罪下獄不果未
幾奉命戍邊出獄治裝黥者逃矣樸者亦力求他去慙

者攘臂而前曰此吾主報國之時卽吾儕報主之時也
僕願往市馬造車製穹廬備粢糗以從於是主人喟然嘆
曰吾向以爲黠者有用樸者可用也乃今而知黠者有用
而不可用而黠者可用也樸者可用而實無用而黠者有
用也養以爲子名曰黠子云

此文可匹侯朝宗集中諸老僕傳

陸水部出塞記

陸水部有罪從軍塞外單騎至歸化城賃駝有趙姓以二駝應一乘一載行李既久曰君無僕與我三駝價僕我水部如其言立券授銀將行其一駝以馬代曰駝上下難馬易是時駝價四倍於馬水部知其給也私自念若貪財我貪路路行矣駝馬何擇焉遂行行一日趙謂曰一人難兼二役牧與炊君擇一水部領牧又數日稱疾水部炊且牧由是屢稱疾坐食夫坐食無責矣一日孟有宿餐冷熱半掇熱者去曰我不慣冷食水部笑曰汝介休人亦不慣邪饋而自食之又十餘日食無肉罵水部伴不聞罵甚及所

生水部正色言曰吾纔不才曾忝朝籍況年倍汝汝何至
是麀曰唯罷職卽民耳老去死來螻蟻引領久矣尙以此
傲我乎罵益甚水部掩耳走是夜至牧所坐草中雪紛紛
下追憶昔時歌鹿鳴登玉陛在家妻孥相守出門童僕相
隨今破帽敝裘晝行夜牧掬蹄泔飲拾馬通炊膚裂肌消
手龜足皸又不幸爲鼠子所窘辱不覺涕泗交頤仰天太
息曰天乎不意我陸公榮竟至此拔佩刀欲自刎旣又自
念曰吾奉命從軍此非吾死所從此垂頭塞耳揩口凡
歷兩月始至旣至趙繫馬汲且炊水部意其悔過也及炊
熟自進陸水部曰旣至吾事畢矣汝去有登州于大漢者

揖水部而進之曰傷哉貴人失路若此吾家可主不費一錢也水部感其德是時橐中尚餘白金一錢傾付之未幾主人席捲去水部遂以岐黃術寄食於營中

讀此令人意氣俱盡

陀羅海兵馬營關侯廟記

盈天地間者氣也有濁氣戾氣雜氣清氣清而且剛可伸
不可屈可大不可小是曰正氣人稟天地之正氣以生格
物而窮理盡性以至命則血氣化而道氣盈不則利澤施
於生民功業垂於竹帛其生也氣伸則其死也氣散若乃
胸貯韜鈴志扶社稷威足以震諸夏勇足以冠三軍不幸
暨儒見欺封疆失守又不幸羅慘禍受惡名

謂壯終
之謚

其鬱

憤之氣往來於冷雨寒風光天化日之中而其忠義之氣
又實有以感動乎天下地上圓頂方趾之衆彼圓頂方趾
者立之廟肖之像於是乎氣之飄蕩於太虛者有所依太

虛飄蕩之氣既有所依而生人呼吸之氣又有以相通於是乎吉凶禍福其應如響嗚呼此侯之所以至今生氣凜凜也與吾觀古來成仁取義之士其身雖死其氣皆有所歷而常在故萇弘之氣在血先軫之氣在元子胥之氣在濤顏魯公之氣在指爪岳鄂王之氣在宰樹張闔州以禱雨于少保以祈夢二公之氣在壩廟然血无爪氣結於一身而已濤索樹壩廟氣顯於一方而已至如我侯京師廟之直省府州縣衛所皆廟之乃至瓊牆毳幘羶肉酪漿之地莫不廟之夫京師直省廟之是氣洋溢乎中國也瓊牆毳幘羶肉酪漿之地莫不廟之是氣彌綸於塞外也嗚呼

侯之氣。謂塞乎天地之間也。矣。營在杭甯山西北。去京師六百里。廟在營之東南。屯戍者懋遷者捐貲。剏建經始於季春。落成於季秋。塗泥代瓦。幹土爲牆。四壁中堂丹漆。黝堊外環以柵。中揭之竿。敷白金五百有奇。廟成肖之像。無望工畫於軸。畫訖請爲記。無石工書於壁。捐貲者列名於後。書者某。作記者桂林謝濟。世書壁者永豐陳學海也。雍正五年十月朔記。

此文實贊講出侯之靈所以獨能昭著之故。較上篇指誠字作主者尤進。予嘗疑岳武穆精忠大節與壯繆同而冤死更甚于壯繆。乃壯繆廟食天下而武穆僅三

處有香火不解何故嘗爾作詩以慨嘆之今讀此文爲
恍然矣

梅崖文錄引

梅崖文集二十卷建甯朱斐瞻先生著我朝古文康熙以前最正大抵矩矱八家而侯魏汪三家尤爲家絃戶誦至先生始爲異論謂宋以後文爲不足觀調魏叔子文三十年前已不願爲而惟醉心於周秦諸子亦猶李空同不讀唐以後書也特空同務爲囂張摭拾史漢字句以爲古拗先生較爲靜重摹倣周秦格韻以爲精醞其才力大遜王季而功夫之深細過之高者自擬典誥次亦頡頏韓柳每篇自評沾沾然俯視一切雖未免近於夸飾而其文亦多可觀至晚年意降心平仍以元明諸公爲歸宿其答李千

人書也。謂仕琇少年虛矯恃氣，今出吏更世事，多頗深悔。其妄近稍歛，就平寔檢閱。明朝歸熙甫，王遵巖方希直高。子業徐昌穀諸人詩文，覺已有所不及。答黃臨臯書又謂：比讀震川遺集，甚有得。因念平生醉心韓李，使不擇所出之者，未爲善學也。歐蘇曾玉各自成家，馴至姚牧菴虞伯生漸合源流。至震川而益備，向時志意高頗輕視之。今閱歷久而心降，始知前輩之未易及也。而答族弟和鳴書至謂仕琇往日言過高而無實，恐諸賢相尋誤用精神爲可惜。蓋不惟自悔，兼恐誤人矣。亦猶玉弇洲臨歿猶枕藉東坡集不去手，而題震川畫像至云：千載有公繼韓歐陽。

也然明代之文荆川實在震川之上先生論文歷舉明代諸家獨避荆川不數蓋憚其光燄萬丈并鑿鑿講求實用也以是知先生僅爲文人故作縣令亦不克終耳夫文人相軋從古而然明代楊李之後變爲王李王李之後變爲錢艾我朝魏汪盛行積久厭生至先生亦不得不變然承其流者至詆叔子爲妄堯峰爲鈍侯朝宗邵長蘅爲輕浮方望溪儲畫溪爲庸淺甚至謂有元一代無文則瀾倒波翻不知所屆矣吾鄉如羅臺山羅旭齋盛雲巢張櫻檀皆梅崖一派而歐曾家法幾無人談故予於古文歸咎先生甚至然先生之文要自有不可磨滅者今錄其文爲二

梅崖居士集文錄卷一

建甯朱仕琇斐瞻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翁孝子傳

翁孝子曰運標父惺菴餘姚諸生也孝子父好游其後游死於楚而家人不知以爲游故自若也孝子無他兄弟有姊一人其家恐并失孝子往往禁孝子求父孝子求父經年不遇輒追孝子反孝子娶婦有子成進士終不能自抑一日心動告母曰兒不得父兒不活於人世矣母抱孝子而泣孝子去求父五年徬徨無所遇泣於路路人皆憐之往宿南嶽嶽神啟孝子孝子如神指抵道州新塘遇老父

焉老父有弟覆舟幸附流屍不死德而葬之留屍物爲驗
老父出驗而流屍者果孝子父也一市皆驚孝子後分巡
道州建父祠新塘朔望祀余戊辰試士道州禮孝子贊曰
孔子稱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翁孝子不忍旅鬼其父茫
茫數千里出久遠旣土之屍於不知誰何之中使粲然明
白復其處思之能屬遠也言豈不大哉彼神之事疑幻然
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遠者無不舉也深於思者
其知之矣

此真佳文令人莫名其妙

方天游傳

方天游者本姓胡一名騷字稚威浙江山陰人也少好奇
任氣有異才於書無所不窺

今上卽位 詔天下舉博學鴻儒夫游以鄉副貢來應

詔主舉主任尙書蘭枝家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稠人廣座
天游輒出數千言落紙如飛文成輿博見者嗟服一日赫
然名震京師同舉者皆得顯官而天游以病不能試罷天
游於文工四六偶儷得唐燕許二公之遺詩亦雄健有氣
其古文自言學韓愈澁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非其
至也然自喜特甚時桐城方苞爲古文有重名天游詆之

前人如王士正朱彞尊詩文遍撫其疵瘠無完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口一統志成當進御鄂張二相國屬表於齊檢討召南檢討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其文爲具欲召見之檢討曰天游奇士豈可召耶卒不至其任氣不肯輕下如是湖北萬御史年茂目爲江浙一人天遊居京師十餘年名日以盛忌日以深歲辛未舉經明行修卒爲忌者中傷而罷蓋天游負才名三十餘年兩舉鄉貢皆抑爲副再膺特薦卒不遇而天游亦已老矣嘗與田侍郎懋有舊田家居山西因往依之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病卒於蒲州年六十三子元倬舉乾隆庚午順天鄉試

兄驥亦奇士遇余京師以余知天游丐爲傳因書此歸之
贊曰天游性剛好奇似唐員半千侯高其才似蕭穎士嘗
自比管樂詆訶詩文摘人所行闕失不避卿相其淪落不
遇非盡由數之奇也然使天游懲窮而易所守豈足以見
天游耶乾隆乙丑余與叔兄仕玠應試京師天游集天下
知名士十五人修禊陶然亭余兄弟與焉時天游年五十
今十餘年余來京師十五人者大半零落而天游亦以窮
死悲夫天游篤交遊重意氣其行雖過中道要其人不失
爲天下奇士其兄驥言天遊事母至孝與兄驥友愛無間
驥語及輒流涕嗚呼此又其可尙者也

欽奇歷落文稱其人

黃貞女傳

黃貞女者湖北應山人也所許適者死貞女歸事其姑終身而反於父父又死貞女曰吾得從父地下見吾夫與舅姑足矣卽閉戶欲死兄弟曰父不幸而爾從死是章兄弟不能安爾而傷父之志也且爾爲夫死則死不待今日爲父死則父固非爾得從死者也又累兄弟以不能安女弟之名貞女曰吾知行吾志而已固非能擇於可否者也然吾聞之婦人以從爲義者也吾身許人固宜爲婦未適人則猶爲子死夫與死其父義皆有所處也今吾三從者絕而得死所全其婦子之義者無悔於中心而於兄弟成之

是兄弟遺我以安也何累於名事聞於令令親往諭貞女以貞女無死且女畜貞女兄弟欲貞女不死皆勸貞女貞女曰既以失所從自絕於兄弟而猶託於人是明告兄弟也且是重生無已而不知所以處者之爲也吾非其人也卒絕食而死貞女死日人見貞女行出門若生者又見所許適者與貞女若偕行云蓋貞女真見夫矣亦異矣哉貞女死後百餘年他姓有冒爲所許適者之旁子孫得旌門如令貞女外家曾孫某訟之官以爲非是官雖審其冒然其事已得請竟無以易也蓋貞女未歸未廟見雖未成婦然其事不繫於夫則貞女之守死爲無名而益以傷貞

女之志貞女事久遠所許適者家絕故冒而不忌然曾孫
之訟亦疑而無徵余故皆削之使盲者不得以爲榮而疑
者不得以爲信而貞女之貞以慎而益白蓋貞女之志也
此真佳文不嫌自贊

福州祭鄭魚門文

代

夫岷山之流傍出爲沱支派末岐而源非有他也滙於河
庭所入孔多合名曰江而水不問誰何謂會同演迤乃益
大其波也維某嚇師之教官師之鄉而述師之事融通洽
濺愈於衆授受者一氣之傳動止之必鑒將其淫用非彘
汨揚渾濁以誣其宗乎抑公忠著自酌彼注茲如牙之嘗
臭味不壅乎將滄津涯而小其美乎抑受而不計道路逾
遠日夜無休時渟涵深博以永其累乎棧車三歲心如有
亡罹陸師教敢云益昌閩南近海上流湯湯淵源如此豈
謂不長墳原葱鬱師焉是藏甘棠之愛故君以傷涕出泉

溟滂沱豆觴一氣相召神其降康清酒既酌日違師鄉嗚呼邈矣其終可忘

柳子厚文樹骨左馬採神駭穀涵淹韓非賈誼子雲相如諸家取源甚富卽西京亦少其敵不論異代也特其崖岸太峻稍乖平直康正之體以之載道頗似未宜要其文自卓絕也近世有人以宋末詁訓之遺爲腐木濕鼓之音不解柳文妄肆詆讟其言尤怪誕癡僭可笑蓋聖孫泥墮而訾虎豹之炳蔚不知者嗤其妄知者乃深哀其愚也悲夫積一生之力精治古文不知好學深思以增益其所未足者而長僞飾驕將以愚人其究自愚

而已余所見名士患此者不可一二數嗚呼其可懼也
哉自諱

近世方望溪先生深詆柳文然望溪之學不可以爲宋
末詁訓之遺望溪之文不可以爲腐木濕鼓之音也其
或別有所指耶則予不足以知之

祭雷憲副文

維大清乾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姍家晚生朱仕
琇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
督浙江學政姻太翁雷公之靈曰嗚呼賢哲生世帝心簡
之一世所賴鄉國能私公興海陬以應昌時渾然天成大
器無虧麟角鳳毛礪礪葳蕤儀儀踳踳買於殿墀

天子所眷百僚所師公德犖犖與古爲期殷有盤說虞有
臯夔亦趨亦步罔有參差入侍皇子不愆其儀出持文
衡斯文起衰公之事君主於不欺苟心所安無計險夷

天子明聖惟公之知封事屢上信公不疑匪惟不

疑兼恤其私浙學之命養親則宜六年畢功遂許其歸有
赫御書煥於眾愚千載之過恩榮誰借公之學道以
宋爲依涉闕與洛上溯淵尼苟揚大醕別其旌麾陸王心
得亦絕壇壝門戶豈異公不畔師粹然出正學者宗之公
之持躬壁削崖危及其逮物氣和且夷春溫陽煦草木熙
熙涵泳沐浴達於無疵汪汪其波莫測津涯公之好士有
如饑渴發沈於稂登鬯於羹美材旣致幽隱咸披昔有秦
臣惟賢是謀口不盡心彥奮技施休休斷作誓以思千
載而還公實其仇公之蒞事毋詭毋隨聲色不動平其險
巖規圓矩方右有左宜談笑之下却千熊羆公之文章黜

怪刪異簡而有法亦賜其支風行水上蹙爲漣漪優柔平
中以淡出竒六經之蘊庶其在斯厯稽數者古鮮兼之安
行若素公不自多惟是性命幽獨以治完其粹德全受全
歸慶在一身哀在蒸黎士林相弔號慟以悲嗚呼哀哉昔
在壯歲辱公殊知將二十年恩意彌加問充於篋姻結於
闈公之歸養數陪酒卮二邑相望公精未衰方謂杖屨長
得追隨胡不百年或我如遺哲人旣萎吾將誰歸匠斤罷
斲牙鐘忘持杯酒酌地痛不我辭爲斯文慟豈獨其私嗚
呼哀哉尙饗

先生所宗仰者惟此一人故集中集序墓誌書札層見

叠出而祭文亦以全力注之

蘭陔愛日圖記

蘭陔愛日圖者建安鄭君有章圖其小像取傳記孝子愛日之義兼採晉東晉補詩而名之者也君成進士當選爲縣而太夫人年高徘徊未肯仕蓋孟子稱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其爲不顧父母之養一也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補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念庭闈心不遑安彼枯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飧夫晨夕者日之所由也人之玩愒晨夕而安燕之者多矣孝子日奉殮膳見親已老念如此晨夕之不可多得故皇然閔然內有不遑安之心外有游盤之戒此所爲顧養而愛日者也夫在而

不可反者年也接而遞遷者人之情也人之生知有父母而已稍長而婚媾嗣續賓客富貴燕玩利害恩怨百端之事起於前而不見父母矣憧憧往來樂此不疲而父母之年日已老矣古之人知人情之如此也遞遷變化而忘父母之在後也哀矜呼號思有以反之故稱顧焉顧而生戒始知養焉夫孝子之接於天下與衆人無以異也而獨摯其養親之情者惟能屢顧而生戒心而已日之在西蒼蒼涼涼餘光凜然有不能少待之勢顧之者亦洒淅悽慄于惴惴惶於心不能自安雖有百端鬥進之情於此得無少駐乎哉嗟乎此孝子之心而鄭君名圖之指也鄭君才士

也繼其先人從父以文學科第得名天下世皆艷之不知其篤於內行乃如此昔蔡中郎爲東京文宗世稱崔蔡元魯山以學授宗人結結文遂洗唐風之陋史載二人孝友之異自免起塋乳湏爲出若鄭君之健文卓行視二君子豈異哉余記斯圖而益仰慕慨歎於其人云至圖之布置曲折與夫寓形取象之稱蓋畫者之常理無與於生人之大節故此不著乾隆己卯九月建甯朱仕琇記

着題之文妙在筆筆高雅

先考行狀

嗚呼惟我先君之窆迄今十一年而幽碑未刻諸孤非敢不圖述德以稽大事蓋未得其人也惟我先君蘊治先人之大器虛度下邑生不有官土張施歿宜得有道而文者筆發攄幽粹章示無極庶幾稱我先君之爲人而足後嗣隱顯一致無恨先人之意此諸孤之所以凜凜也初先君之歿黃先生度輯其本末事跡著韜真子傳而不孝孤仕琇亦撰先考述一篇事多互見乾隆壬戌始綜二篇事跡益以所聞合爲行狀明年將遍謁四方大人請銘當孤志云狀曰楊林朱氏系出江南當塗縣寶塔畚明永樂間先

祖某以江南軍戍建甯遂置家焉故楊林朱氏本戍籍也
遷祖之父諱某某公祖父在當塗者亡其世系不知寶塔
之朱始何本也遷九代至曾大父處士公諱某字某是時
楊林戶口益息計三四百家而天下大亂明亦將亡矣處
士賢而畧御事有法憫國將亡慨然懷平志學擊劍福王
稱號江南多科求士處士知大命去閉戶匿一歲江南亡
我朝有天下處士遂韜鋒東裝賈齊楚燕趙郊而人
多稱其歌詩與同邑丁德舉齊名號綏安二布衣有集處
士生大父諱某字某大父無兄弟溫惠善下仍世幽隱以
宿其光先處士十年不仕而卒大父生三男子先君其季

也諱 字雨蒼自號韜真子先君生而沉偉有大度土視
家產以氣自致無町畦崖岸意豁如也好語忠孝早孤事
處士公處士教之賈先君兒啼乞學由是竒之授以陰符
握機孫子之術先君大喜因得縱自古史興廢衆中計畫
憤咤人莫能識也年二十三以武舉福建鄉試如京師當
是時 天網疏類以繫援進鄉妄人以時閒先君先君謝
曰以詭遇甯直而放也始進於君不忠後何望焉夫行止
有命吾不患無時其後妄人懼禍世以此服先君之明主
阿琳家琳客周銓鰥而貧以詩一篇謁先君先君讀之驚
歎曰唐音也慰銓曰子始無憂失意無妻子也吾乃憂子

以困故慘瘁不就其詩遺惜才者恨贈銓半棗中金銓感
先君言爲古學益力後十餘年銓以詩顯江淮所以使銓
不以無家空乏累其學者本先君作人之助也先君旣放
羈京師無聊時躍竒與八旗子弟騎射博戲用消沮其氣
嘗試以制西戎策撼信善公信善公驚異慰唁許薦于

上卒不果先君生十年喪大父處士公繼逝兄弟三人獨
伯存母蔣夫人年高先君念不能夠仕棄養遂南歸先君
事大母雖壯色慕如孺大母小疾輒戶外卧地夜數起視
溲糞問疾增減進藥粥飲訖朝忘食恤恤乎其志之未能
平也愈乃反寢侍大母飯大母加飧徹具大悅是日也雖

忤不怒通大母之愛于外祖兄弟必屬以邇也體其嚴于
外內必慤以閑也替其憂於家事必周以悉也長其歡於
往來必懋以厚也故先君在時大母最樂然先君竟先蔣
夫人五年卒彌留時無語顧妻子而獨哀其母之悲己也
始先君精疾瘍醫既以養母棄仕則築藥室居善藥輔其
方活人萬計或曰古文止戈爲武公不以武止戈而曰治
五毒止人血氣之害其有所寓耶盍亦權諸二者利民小
大烏乎在也先君笑曰子休矣夫事無大小亦各有假以
行其意也君子假位小人假術意得則齊貴賤始吾幼羸
懼憂父母于大戾退則以醫輔羸解親憂今天下理平固

無戈可止也吾又以不武廢幸術醫屢生瀕死之子紆其
爲父母者以廣吾孝吾儕小人庶幾行吾意志賤何利民
可言又安所取寓也先君雖棄仕然不忘時政特甚每閱
邸報憂喜隨目或哂其迂先君歎曰朝廷者天下之原一
事得失利害且至吾身爲身憂喜豈迂耶雍正庚戌秋病
脾以明年三月二十日終于正寢年五十一嗚呼哀哉先
君之終三月伯父曲廬先生遵大母命舉其棺耐塋大父
之側里曰縣田山曰仁嘉妻李氏婉正能配先君之德生
丈夫子四人伯珏仲瓚叔玠季卽不孝孤也女子三人長
適某次適某又次適某伏惟先君蘊治器里巷間其大者

既不見試於事小者又不足道也不肖孤等拭淚紀次一
二所聞調庶幾援是可推其意云爾世有發幽光之大人
讀不肖所紀次而得諸孤所以悲傷先人之思其忍小其
跡而不求其意歟苟先君之意幸著不泯則其跡之大小
夫又何足計歟嗚呼此不肖孤等所以慄慄憂懼惟恐不
得其人以求銘於四方大人之情也壬戌仲冬十有一月
孤子仕琇泣血狀

大意謂先人負大才而不獲見用於世所表見者僅醫
耳而欲人張而大之以發揮其意其實只此亦足以傳
而不必別爲鋪張也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墓誌銘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甯化雷公以疾薨於里第遠近人士聞者驚悼交書相弔蓋公以忠孝見信於上而天下尊其學者三十餘年其告養洎丁艱朝野咸望起復大用以著大儒之效於天下而公遽薨公之薨而人士竊計內外大臣未易有如公之留意人才者故其始聞而驚驚已而悼人人有失其私之悲而因致夫天下賴之之意而益知公之生歿於世不偶然也公諱鉉字貫一號翠庭先世陝人也後自江西遷汀之甯化故今爲甯化人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諱某縣

學生三世皆以公貴 恩贈如公官公爲諸生見蔡文勤
公學約悅之從文勤學文勤稱公爲人類楊江陰江陰者
文定公名時也鄉貢京師高安朱相國軼聞公名不可得
見乃就公蔡公寓舍論易時人兩賢之而合河孫侍郎嘉
淦亦先禮公舉爲國子監助教癸丑開性理試主者欲得
公公謝不往旣成進士 朝考第一大臣多薦者改翰林
院庶吉士

今上卽位

詔起公子家侍讀

皇子

賜第內城

特旨授編修充丁巳會試同考官以

御試前列受

賜

充日講官起居注京察一等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修撰同事余某以

皇太子薨入京奉

旨留侍

皇

子讀公言余某父喪未葬不宜在 皇子左右聞輔臣咎

其辭爲好名使在

廷人人辟好名之嫌不執親喪非細

故也余得歸終制

丁縣學公艱服闋

詔起供職以額外

諭德食俸遷右春坊右庶子再遷少詹事充日講起居注

官擢通政使司通政使是時

上以言事者外沽直名自

規便利下旨訓敕公謂二者雖諫臣不肖然 朝廷樂聞

讜言不必病二者以塞言路昔孔子稱舜隱惡揚善則知

當舜之時言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且揚之故書

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嘉言罔攸伏願

皇上以舜爲法任老成遠諛俟簡遊幸屏玩好得 旨嘉
獎是冬乞假省母滿假以原官提督浙江學政調江蘇改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調浙江梓陸清獻公年譜教士敦
實行去功利衡文取清淳一革舊習公爲政甚嚴而州縣
吏亦無敢踰法虐士者有勒屬捏報劣生者其人已擢守
道公特劾之因奏舉報優劣宜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又
言太學貢士宜先老成通經學者會秋大饑有司以例不
敢請公密言狀得 旨特賑民困以蘇母李太夫人年八
十援例終養蓋侍養太夫人者四年太夫人旣葬未終喪
而公薨年六十四公平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愠之色至臨

大節則嶄然不可奪其在 朝廷遇重臣無加禮退接故
交如布衣時狀貌秀偉造次必於禮而宏毅簡重安舒自
得見者知爲粹然大儒也初入仕籍大臣爭相引重公岌
然中立無少依附獨以忠懇結 上知在羣臣中 恩意

特異二十二年 南巡 御書扁額爲太夫人壽兼 賜

貂緞蓋公性純孝 上知之故體恤之尤至而公臨薨遺

表亦曰臣爲子之事粗具而爲臣之志未伸受 恩深重

莫報涓埃此臣目難終瞑者也嗚呼觀公之所以事 上

與 上之所以待公者庶幾古詩書所載君臣相與之盛

者已公之學以躬行爲主其生平出處張弛言默按之無

一不合於道者至小事亦皆可法爲文章簡要冲夷有古
作者風所著經筵堂集自恥錄讀書偶錄校士偶存聞見
錄等書凡若干卷必嘗謂國家根本在人才故聞一藝片
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巖穴奇士其奉使出京布衣李錯
朱燉送別舟次錯號鷹靑山人與燉俱守道自重不妄見
人者惟公能得之在浙江每有造訪或邑人未曉名姓相
視驚訝不測公何以知之也公在病猶手修族譜考校無
訛蓋其所存者如此公夫人同邑巫氏有順德能宜於公
長子定瀉壬申恩科舉人次定澍監生先卒次定源貢
生女一人適太學生巫某孫男二人定澍出又女二人一

定澍出一定澗出定澗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某原
先期以書狀來請銘仕琇與定澗爲男女姻家辱公以文
行見知者二十餘年公之病未薨也賡以誌墓之文見屬
因忘其不肖輒刪狀語掇公行身居官之大者藏諸幽以
告後世云銘曰雷世潛德始顯於公公仕以道不辱其躬
正學之興明時是逢進禮退義旣孝旣忠非公之賢明
聖在上信賢不疑崇德無忘爰再起公不俟自來侍經

皇子久試公才改官詹事遂掌銀臺公督浙學皇有特
命迎養之便毋愆溫清南巡賜詩又以爲言教及都人

彌荷皇恩惟公督學雍雍翼翼起秀第蕪幽則無匿公

貳都憲大江之南仍改浙學文教其贛惟公立朝無側無
倚體 皇之心以成燕喜其喜維何忠孝道光奉母歸閭
色養無妨融融洩洩和樂且康諧于 帝心 天語揭堂
公進不疑退省無憾古有成人庶其在斯壽母慶終公猶
孺慕喪筵未徹俄驚大故 公年六十公位豈卑未厭衆望
士林齎咨城○有邱爰得 吉卜公體藏焉表以名木大儒
之壟過者感肅

翠庭先生爲一時名儒此文靜重雍容恰與其人相稱

太學生陳君墓誌銘

嘗讀春秋傳及晉三大夫之爭溫未嘗不愀然大息也夫
諸子皆賢者當世所稱頌沒利而棄禮讓如此夫子稱衛
公子荆之善居室豈虛哉至鬪子文毀家紓楚齊人多待
晏平仲舉火者被皆柄國政戴於民上其恤民宜也乃若
身處幽側未獲仕而有憂斯人之心此果何爲哉韓子稱
仁形於色者其殆然耶嘗讀杜少陵李文公之文推其用
心謂庶幾近之然二公有其心矣而未必見諸行事也見
諸行事者其惟郭代公范文正乎惜乎今之世吾未見其
人也乃所聞同安陳君事可異焉君諱思敬字泰初號鶴

山同安登瀛里人也其先有均用者始居登瀛十六傳而
至君君幼失母事繼母盡孝長而博學多通家積書四萬
餘卷手校幾遍然喜名其要者大者嘗倡建大輪山高浦
二書院自爲之辭勒石致其志也於辭習古人所爲通之
制義或諷以不合於時弗顧也癸酉鄉舉中式額溢爲副
時桂林陳相國以巡撫監臨見君名惋惜特甚主司亦深
悔焉人以僥得而失歎君所守爲知命而學行聞於大人
先生則誠必形之驗而君之自信者不苟然也家故饒財
諸從以才俊急自見入貴官內外者相屬君不以動意而
好赴人之急蓋其自少壯至老由近及遠仁心爲質隨事

自致以德於人者多矣今第書其一二爲徵其餘從可推也塾師劉歿家貧君歲周其乏如常時知劉者歎曰師亡而俸在亦異矣哉吳防禦煥出旂無依衣食於君歿殯葬之而恤其子又爲亡友范如升立後改葬業師故肥鄉縣尹庭思先生之喪資其孤孫讀書并爲授室何教諭蘭歿君在省應試親爲營窆經紀其家朝夕汲汲若忘試事之及也歲饑家乏粟出財轉穀於外以贍族至質賣世業以濟行給義構義塚以爲常自奉甚儉生平未嘗衣綺紈晚年用稍寬或勸君爲子孫計者君歎曰自古豈有豐齋常在一家者耶子孫命亨宜自振吾知行吾意而已君與余

友葉君蔚文爲內外兄弟余嘗識其從兄中書君京師顧
未及知君也歸里後聞有持白金三千助修貢院者詢本
未始有意乎其爲人旣余承乏鰲峯再遇行鄉舉試意得
見君締交以足其素志而孤鳴珂忽持君狀奉幣請銘余
誠不意斯世失君之速也蓋君年五十有五非云短命而
義足以興俗勸厚利賴斯世故人欲其久而成也或見君
以財急人目爲漢之八廚夫黨錮諸賢雖以風義相高然
响濡依附張衆爲勢視獨行君子之風有間矣若張邈隙
於素曹胡毋班厄於王匡雖姻舊且不能保豈足以望君
之從容乎君子四人鳴珂鳴珙鳴瑤鳴珂出嗣伯兄

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地銘曰

衆之所棄兮君何營營道之孔迂兮君何獨行瘠爾室而
豐於志兮曰市義以自贏豈斯民之共責兮抑權勢之所
憑嗚呼賢哉兮今之古人

乾隆嘉慶間此等人甚多若吾鄉之陳氏李氏又其最
者也文敘次有法前後緯以議論尤佳

太學生朱君墓誌銘

君諱蘭字芳晚余別族兄弟也以附籍縣學生援例歲貢
生卒於雍正元年距其所生康熙己未得年四十五卽葬
邑東鄉之開山保金鐘山後四十若干年改葬本保州頭
山父伯玉公墓次康熙中天下殷富士喜立名節君在諸
子行族人重之有事必相諮度而君爲人沉毅於不可意
者不屑合顧與先君最善先君嘗築藥室居藥救人而君
亦延醫書塾主四方病者遇貧乏皆不取值力營曾祖墓
謝舊穴之求售者從弟瓊早孤君友愛之甚人不知爲異
父也族人賣妻完債君贖還之修祖祠立世譜君皆有力

焉君遇於人有非雖王父行輒面斥之受者抑首媿汗退而無怨言一少年忿君之倨語人曰是過吾門且手刃之君聞笑曰吾出入固必過是門者也吾命應受彼刃吾州焉往吾姑及門而徐吾行以俟之君行固舒緩自是及少年門愈遲行少年駭沮不敢動君美容儀體弱不能勝衣人視之兀然書生也至動於義則意氣奮發屹然不可奪有善醫者而君不直其人及君寢疾其人來視君曰死生有命吾終不向是人求活也卒不命診余兒時戲先君藥室見君與二三長者偶坐語笑生人至瞠目箕踞卒不肯起故族人至今傳君倨狀旣輒歎息謂剛正之難繼也始

先君病數夢君如平生時王母蒲絜人在堂先君意不樂
靈應峯僧蓄蘭開花百莖先君求得置側覽之欲以厭夢
今距先君之歿又已三十年矣日月逾邁前輩潛德獨行
與其遊好之跡漸就湮沒故余文備極纖悉并及先君遺
事非徒傳君生平其臯魚之悲蓋亦有不自概於心者也
君娶謝氏生男子文敏女子媿媿適邑廩生謝聖敬繼娶
廖氏生男子文政文政國學生孫元嵩文敏出元嶽文政
出元嶽出後子從叔祖瓊生二男子亨祚亨祥亨遠爲
文政後銘曰

行信於族氣蓋於鄉終處不仕以韜其光翳惟先友德音

可忘日月之逝廓然已長慕雖新徙生平已荒作詠書石
用網遁亡寓余之悲并識佳藏

描寫生動筆力兼韓歐二公之勝大旨皆出太史公也
此真寫生之文此評亦不溢分

誥封奉直大夫例授州同知立軒陳公暨元配 誥封太

宜人魯氏合葬墓表

公諱世爵字浣脩世居江西之新城至公始自縣治徙居鄉聚曰鍾溪公父以汧縣學生讀書不問家人產晚歲益困而公乃奮於賈起家始公嘗病市道詐偽歎曰信義人所棄自我得之則富資也既而四方爭任之交易者有不重千金而重公一言以是致富嘗曰財者生人之大命也吾儉自奉將推以益世之不足者非封殖也乾隆壬戌歲饑公在南昌舟楫四千石將歸下估以紓貧民既而曰使市販聞而不前非計也後米日騰販亦益集公舟適至下

其估市價遂平嘗泣謂子道曰吾家世士也吾以困失業幸天地之靈家道稍豐每望繼先志而大之者非爾耶爾其勉之道偶涉家事公輒怒曰此爾所當爲耶道見時卽覓課以小學近思錄等書道遊太學以學行顯名所交盡四方賢豪公問甚喜旣兩試不遇公書慰曰此命耳不足憂也道卒成進士得授例 馳贈縣學公成公志云嘗新鍾溪橋修祖祠置二代祭田又欲立義產以贍族老客南昌未肯歸道固以請公怒曰我欲爲事甚衆也而足我耶且我性不耐閒也嘗曰人能勤則無邪思儉則不妄求非獨治生宜之也夫人魯氏縣學生正音之女柔嘉淑明嘗

有竊公物者而覺公將自治之夫人曰物未必復得也而益仇怨焉用之治家事能使公客外無憂過道尤嚴曰吾惟一子非有他屬望者也道以夫人年老不卽官夫人以爲宜旣孫守誠官金衢嚴道則趣道往曰守誠年少慮其易事而病下也公本太學生例選州同知以子道貴援例加級封奉直大夫夫人封太宜人仕琇與道爲兄弟交成進士又同年道在京師人怪其處饒家自奉樸菲而早夜刻苦力學過於寒士不知其本家教者乃如此蓋士族以貧從業者數世之後或夷於百工隸圉而不自振其富厚則淫侈驕溢忘其貧矣而儒素之風衰焉若公夫婦

之教子者其爲賈也與其爲士無以異也其在富也與其
在貧無以異也其規模蓋已闊廓深遠矣及考其所自業
者則以信義勤儉爲守益知司馬遷所載計然白圭之
說蓋卒之末術而市道雖猥以君子之義處之亦未嘗
不得其志也進士爲當世聞人而諸嗣君方分官內外貴
顯蓋公夫婦之德在人者子孫宜享之而其身宜受國
家追榮加錫之典於累世者此傳所稱以道受命其福祉
非自外至也進士以乾隆二十四年某月日祔葬太宜人
於公墓次書來請表其阡仕琇書此歸之至其生歿葬期
兆域世次子姓已具誌銘故此不著乾隆二十五年四月

十八日建甯年眷姪朱任琇表

此公以士之子而爲賈身爲賈而復教子爲士且孫曾
鬱起爲大家而詩書之氣足勝富貴之氣知其積必行
白也文於此賜發議論而氣韻仍自蕭然所以爲佳

梅崖居士集文錄卷二

建甯朱仕琇斐瞻著

後學上高李祠陶欽之評

道南講授序

安溪李遜齋先生著道南講授若干卷寄示請序蓋學者
稱濂洛關閩學盛於朱氏其倡之者龜山楊文靖公也
文靖出洛程氏兄弟之門其歸閩也伯子送之曰吾道南
矣楊授羅文質公羅授李文靖公李授朱文公此道南講
授之所爲作也蓋自宋理宗後文公之書滿天下迄明以
朱註取士則流傳益盛天下語宋理學者曰五子或曰六
子龜山尙不在是數至羅氏李氏則幾以爲文公之師襄

莫宏而漠然無與于道也夫博學詳說以盡斯道之體使
天下學者有所據依文公之功信偉矣然其始去墨入儒
以漸釋其拘牽者何人之化也靜坐以端大本而以明分
殊爲要者何人之旨也故嘗譬諸閭學如作室然洛二程
氏所受屢者也龜山屢券也羅氏基界也李氏大匠之圖
也文公則因以成室焉耳其間土木之良版築之堅鑿雕
之巧金碧髹聖之設則凶事致美而於其本制無損益焉
美其末而不察其本世之學者非惑與先生是書採羅李
之說甚備蓋所以開導學者之耳目切矣至於附見己意
發揮宗旨尤極詳明學者非沈潛反復于是書不足以識

其用心之精也先生早承家學湛深經術中年卽謝官杜
門以味至道故其造詣之邃如此昔人稱羅文質不言而
飲人以和又稱李文靖如冰壺秋月瑩絕瑕玷仕琇嘗四
謁先生于省會德度凝粹淵然穆然莫窺其際詩曰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其先生之謂矣乾隆三十五年二月二十
四日建甯朱仕琇謹序

中間譬喻甚切

谿音序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于南豐建甯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衆流谿石阨之水始怒轟厯日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恆惴慄稍南益夷臨谿居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迴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甯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三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筠園世居其地村多楊木故曰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楸雜他菓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濤聲與羣木聲相亂悲越激壯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闕而奏筦絃絲竹之音或時晨露漸瀝居人未起籜隕沙顛蕭屑有無

緣谿獨遊其聽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間
樵采之響里巷謳吟和答春抗機杼鷄犬之鳴吠遠近斷
續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筠園家箴上
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
詩愈富筠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游太學觀京師之鉅
麗所涉黃河長江激漫洶湧駭耳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
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迴翔谿上其誠有所樂
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爲
寂寞專一者一旦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
而筠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序筠園詩以爲得高岸深

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陶諸
什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益深日息其志
邁跡于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澹蕭瑟抑亦得於谿
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
末不遺夫名物筠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旣成以
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中寫谿邊四時之變朝夕之情喧寂之趣囊括萬象不
濫不羈逼真歐曾佳處先生文所以高出一時者賴有
此耳

澄碧齋詩集序

澄碧齋詩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方伯仁和錄次之所著也公年甫壯以高第進士入史館當是時文名震天下天下傳誦其所試文章而公性尤好爲詩穿穴卷籍役隸象態盡有一代作者之體及入宦途更歷內外所著益富蓋大者宜上德達民情敷陳豈弟綢繆忠愛其聲廣大寬平既直且廉優游愉澤風風乎可以比金石而備雅樂其次則僚友贈答懷人感舊敦伐木之雅而伸采芻之好至於瑣雜各物託興取喻莫不舉類邇而見義遠令人想見道德之崇深源流之肆大焉乃若游覽名山大川以接於

中以足仁知之樂則凡舟車所謁器器巫夔驚江危棧之
險瀟湘洞庭衡嶽九嶷雲水之勝鐘阜秦淮之秀麗匡廬
武夷仙釋之棲南極海外鯁身鹿耳之阻蠻烟瘴雨日月
出陟之鄉古騷人所未嘗至者皆得爬搜剔抉窮極其趣
而公生平之儻儻環瑋鬱積蜿蟺者至此乃無所蒂芥而
一洩之故其海外諸詩尤爲雄偉矣夫人之不足任大事
者氣不足也風波之險江湖恒備揣焉讀公前後渡海諸
什談笑酣嬉宇雲濤晦冥汨沒之中不啻狎蛟龍如蝦蟇
睨大海猶杯水也其度量超越雄於天下如此天下之事
亦孰得而難之者哉夫古之以文章成名於後世者大抵

言儻非常之人也彼世之小丈夫聞見淺陋神識狼瑣
妄思琢雕字句以名於世其亦不自量已哉

中一段氣足以包而古鬱之致自在

重輿林穆菴書

接答教後會附三書不辭俱得達否自蒞任來支撥辦災
築提捕蝗種種竭蹶固由時勢使然亦己之不善處也蓋
書生日夕詩書相浸灌心和而氣柔徒知愛民之名而不
審其實煦嫗摩拊而民氣日就于朽壤每興功致役懼虐
用其力時假借之上之人方信期立事卽捐大費以求不
病民事幸如期立民幸不病而已力已不支矣事愈多不
支愈甚而民狃於故愈難使或因玩生姦益多事艱然不
可止皆愛民一念誤之也因見老吏制事一以威勝彼民
雖愁苦饑寒不恤也稍一犯令大杖重鎖流血盈階不顧

也于是聞風懼伏競勸趨令胥吏畏憚民皆以免敲扑爲
幸不復計其身之利病矣故事易立費易省民愈益易使
而姦不生若是者所謂吏道也非書生和柔之氣所能勝
故言有書之則美行之則不效者此固書生之所守也若
子產治鄭曹操爲部尉皆雄心毅力所持可以取一切致
民治然書生未必能知之知之矣未必能行之不能行之
則其夙昔所守者害之也夫和柔之氣善氣也然而不足
以爲吏則夫子所稱君子學道則愛人者非乎時益不同
民俗益彫敝太史公曰非武健不能勝任愉快痛哉言也
豈可同日語哉大兄以清明疎越之資列名史館因文以

見道其中必有所得者願得一相示仕琇雖廢業然寸心
尙有知其是非得失猶能與于論之也至古今文想益精
進家兄筠園積學不遇今再遊京師可得時過從相語盡
友朋文酒之樂惜余方羈絆不能奮飛與偕也

語雖偏宕其實確不可易求一詰最緊亦最沈痛

與林穆菴書

見答書及大學通解序知方依古言發義因著其同異於先儒者以明所守甚善夫言之義甚明也傳世遠其文有闕則不能無疑存之以待考問可耳者問矣以意處之而不得於心則暫置之以爲後圖毋爲重外以遂疑以自誣其心也夫大學古今本之辨余嘗見學者紛紛言之然余方治周末諸子之言欲推其破碎以合於道以自崇其知恐墜入童時習熟塾師之說仍襲蔽鋼故未暇理以俟後也古之治藝者必息三年忘其故習乃可以學況聖人之籍以黨塾仍襲之說膠於中將以求當時之意其可得耶

大學之書蓋董而習之矣其大全或問之說枝葉於先儒者蓋亦熟聞而厭觀之矣羣言雜揉傳著於心而古義愈不明故欲暫釋去俟知日崇能自得於此然後卽而理焉亦猶藝者之意也夫古本余蓋未之考然歷歲數千載之遠必謂簡策無闕文此亦不可知者也以意處之而義有疑固宜存之以待考問乃遂妄分義類附會牽綴以遂其疑於道固已誣矣而以己說竄入其中與古義均列錯出欲以信學者而傳後世得毋非孔子述而不作之旨乎春秋夏五郭公皆仍而不去書日有食之未嘗明食之之故存疑也周官闕孔子亦未嘗補其夏商二禮皆能言之以

無徵而默所謂述而不作也至補亡詩者晉束皙之爲耳然特私擬爲之未嘗刻於三百篇中以比絃誦而號學者也朱氏集傳不採入之蓋明於武夫之不混美玉矣而注大學反是豈非視人則明而自視則昏耶至所云格物而至於物者不知作何語豈誠古人之義耶余自度其知方未能得於此以信於志然以文義考之以身驗之而知古義之不必然也蓋今日致推極也格至也如云推極其知在至物物至而後其知致焉此成何文理耶此其不必然者也於一物窮其始末矣此時之知其卽已至耶未也其意遂可誠耶愈未也若謂一物之格其知未至必俟久而

後一旦豁然則此豁然者或二十年三十年不可期矣未
豁然之時意終不可誠而心身愈難治矣此又不必然者
也故嘗偶卽文義而意處之竊謂知者天之德也易曰乾
以易知云其知者萬物本乎天非自外來也物者賦性之
緣也內無緣則外不入外無緣則內不出情欲攻取意必
內物之緣也聲色勢利習俗外物之緣也二者內外雖殊
其爲物一也孟子曰物交物記曰物至而人化物合內外
而言之也致如致師之致格拒也言欲致引所受於天之
知在拒去賦性之緣也二緣格去而天之德得至焉致知
卽孟子擴充之謂物格而知至易復所謂出入无疾朋來

无咎也莊周曰胞有重閔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夫物既充中靈臺無空虛之處天安能遊天之不遊知之不至也物去而靈臺空虛故知至知至而无妄故意誠意誠則情各識其職而不偏故心正心正則五官手足有帥而不亂故身修其國家天下由此可推也以文義考之爲順以身驗之愈無所疑也此仕琇自謂偶得於此也其真得之未得之猶俟他日知日崇以自考而取衷焉茲固未敢必也王氏之自信蓋能不自棄其知以崇大之者三代之英聖門之選也而來序以爲舛異以爲畔道義果何取乎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孔門言志不諱異又曰我則異

於是楊子曰孟荀同門而異戶義豈取於苟同乎至道之精微未易識也昔孔子蓋以知道爲難人不能名之故以聖人爲質聖人衆矣求其可法之備者惟周公孔子孟子曰悅周公仲尼之道今王氏之學爲畔于周公乎畔于孔子乎嘗讀其遺書未見其有是也若以其異於朱氏卽指爲畔畔者臣妾逋逃其上之稱也朱氏於王氏其道果能相君乎韓子曰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蓋未學門戶之相軋耳有志於道者果如是乎哉此由黨塾仍襲之說據於先入而成於天下附和之同聲情溺不能自辨勢弱不能自振也所謂習俗意必之緣而知不能自見也暫釋乎此俟

故習盡忘於心沖一而恬愉曠朗而清夷天者將下必有
與聖人同者以求其遺言渙然如釋冰颯然如燎毛知無
所疑也此亦所謂物格而知至者也聖人之道大矣親見
聖人如七十子所立已不同其後益分散乖異孟軻荀況
號爲能以本學壹統類者猶不能無相訾訾故有非十二
子之論自楊雄以降至王通韓愈宋儒均有不足之言而
朱陸二氏學者益構水火之爭至草廬吳氏始從新安而
後異論矣湛氏歧出於白沙王氏遠述乎周程皆非於道
無所見者也皆能自崇其知而不措於物者也然而不能
無異學者但當師其所以崇大其知者以自開取其不謬

於聖人者以自賢而已矣不必肥此瘠彼也孔子曰當仁
不讓於師顏淵曰有爲者亦若是果能自信其知於道有
所見何必諱之以待其人哉孟子不待孔子韓子不待孟
子至朱氏去詩書之序補大學著綱目是非數千餘年之
事蓋取孔子所不敢爲者而爲之矣孔子筆削春秋自引
爲罪綱目所著視春秋不啻什焉伯焉未聞其有所待以
期免人之罪己也而天下卒不敢罪之吾兄師朱氏固將
師其道也非徒美於人之所同附而樂爲其徒以取名也
迹朱氏生平固以任爲其道者也然則吾兄復何所讓而
云有待哉至勢之難易又非君子之所宜擇也傳曰君子

急病而讓夷此言其所守也至於發古人之旨祛天下之惑以嚴經翼教又其所奮也昔左氏後出未列學官劉歆賈逵不惜犯衆怒以求立今吾兄自命豈弱歆逵乎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今以心所未安古人私著之書特以頌行天下已數百年之故遂諱之不敢自伸其知豈得謂獨立不懼乎哉況政刑制度隨世變以從宜固不必專泥古義以必於復恐益難行以致民擾無益國家而胎亂至於聖經賢傳大義昭垂煥於丹青豈容以私智決裂此真學者責也於此而不奮則無時矣且吾兄侮於詆王氏嚴於異朱氏是非大公之道也勇於安聖經之裂怯於畔私智

是本末倒置也故願兄之自審其知擇於此而卒定所守也今天下學者希矣其一二聰明之士聲利薰心以智巧滑其真汲汲至於老死而終不知悟方且自聖而棄羣言也以吾兄淵明忠質有大賢之器又相與素分最深故不緇銜警言披露相質聞繩葢數往來其直方大之德邁絕流俗又慕仲尼顏淵好學取善於不已同氣相求固宜投合無間也惜仕琇不得追隨其間爲恨楊默堂已聞典試滇中近交遊中亦有先後豪俊相浹洽否比因停訟少間得從容展墨徃復道義一伸素志有所不安祈不惜見復是幸四月間內署火書籍皆燼旣無資自益且吏事將繼

亦無間也自期三五年間得成政還家庶秉燭之遊終償素志耳臨楮慕往不既所云

一 撫來序而反之刺肌劈理霧掃曠息天地開除月星明朗傳所稱立言者其庶幾乎○柳子與楊誨之論說車書攻擊矯潔二千餘言無一剩字此以退之易良之體行之尤爲創見矣

原評

剖千古未剖之疑開昔人未開之口而詞氣嚴厲中仍復惘欵當爲集中第一篇大文

與林穆菴書

東閣同事得輸其欲言者然所以奪之者已衆矣豈比在京同官時蕩蕩無拘忌町膈腎腸彼此寫注一盡哉回署協理河工兌漕失宜費約千金臙底喪其冢媳因念來東無斯須之權而災禍相繼真爲不知所以裁之者來謁諸生趙生俊爽魏生溫潤若褚生爲人稱其爲文篤摯恬靜真有道君子也然平居家貧衣服容貌不足以悅俗蓋曾子固所謂合乎古而遺乎今者耶因思原憲見病於子貢仲由相詫於巫期蓋外物之難輕久矣賢人學士猶不能不以此失志況下此者乎故蘇枯噓槁培植峻茂使士樵

粹而得所託真仁人君子之責也願大兄卒其所始者毋
怠毋怠而已仕琇今年已屆四十此聖賢制心而不動不
惑之時而庸衆人所爲無聞見惡者也蓋昔之侷儻非常
之士及夫此年其功業卓爍震動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
人耳目因得自信列於古賢而無疑質諸百世而不虧何
者此一世固非後所得遺也則何得遺乎名此一世之人
然則名於此一世卽其名於前後千百世之人也故其所
以自信而喜爲無忝所生爲死而不朽乃不覺日月逾邁
之可悲也故嘗讀孔北海與魏武帝及文帝與朝歌令吳
質書彼其撫時感事慷慨自歎其齒其言激壯有足悲者

彼自計其生得不腐滅然猶不能已於悲也至於楊子雲
寂寞嚴君平沉寘尤宜侘傺蕩盪乃不自得而時人譏之
笑而不應終日垂簾市中讀易不輟彼曾不以後世之名
概於中是何也跡子雲到長安時已逾四十卽汲汲圖名
已爲日暮途遠而泊然自守執戟不怨班孟堅曰淵哉若
人實好斯文觀其作太元法言州箴四賦反廣二騷畔牢
愁以擬昔賢亦非無意於名者矣然劉歆范滂桓譚侯芭
之外無能知者豈此數人遂足盡一世之選耶此數人知
之遂足爲名一世而無問千百庸耳俗目之擾擾耶以名
於前後千百世之人卽此數人已可自信則真不必如前

所云名聲風馳雨驟於天下人耳目也故君子觀其徒與
何如而有以審己矣觀徒與不於衆寡於其賢否也賢之
足勝衆故衛靈欲以己當五百乘詩稱人百其身劇孟以
匹夫而關吳楚之勝負也今讀唐書元和長慶間人傳如
曰由此知名又曰弱冠名動四方甚尋常也如曰最先爲
昌黎韓愈所知則讀者矚軒心肅想見其人其榮多矣是
豈不以賢之足勝衆耶仕琇自念年已老大一旦出吏其
勞績隨衆人進退無殊尤可紀其德行學術不能比跡前
賢有負日月因己之不肖恐爲徒與累更念大兄磊磊自
將年齒尙縮而識量德守何裕也志氣精魄何長也而學

術又不雜不污熏然歸於至正此尤難矣故意謂賢之足勝衆者大兄是也仕琇以故舊見臭味之親濕燥之就則其所爲自恃以不變夫舉世之簡棄者其在斯乎將所稱無聞見惡者庶幾免焉然不徵於己而徵於人斯仕琇所爲愧而增懼者也特以誌夫見收於君子之私幸已耳前在閩中丐作古今文二序將以徵知己之言不做於後願勉之慎之焉又將求善其所自恃故忘其媿懼而復冒瀆如此也想必存之不鄙而斥焉卒成其幸云耳臨楮神企文情軒然而來沛然而出予讀之亦爲之起舞而不自

禁矣

答族弟和鳴書

去歲作序志吾二人共學者聞於天下并述賢弟之德令
四方知草澤中學古道者尙有其人非徒爲制義發也而
辭格隳靡不稱所以相引重之意方深歎出吏來志業就
衰窅然喪其負恃者而書來盛加獎美豈果言之足稱耶
抑賢者恕其不及而爲之辭耶仕琇比讀震川先生遺集
見其本末優大誠非後儒所及因念前人以顏冉游夏比
之殊不爲過顧讀曾子固王容季集序以書善序事簡而
無不足繼詩書孔子而作者孟軻楊雄爲最而卜商左邱
明司馬遷韓愈其次也震川之業視諸君子爲稍繁而世

乃以太簡少之可笑也仕琇自視所學不敵震川十一向
時不自量欲以簡自名出吏後寢頹散不能制日所書者
皆俗言也正望鼎堂等教而扶諸中道而獎美過分非所
望也我朝學者寢少侯魏汪姜諸家皆傑出者然視元
明皆不及邵青門儲畫溪方望溪益求真素而頗病膚淺
仕琇之文亦諸人輩耳今出吏荒敗其業視諸人空山史
館優游藝文者其難易何如也況今世讀古文者益少陸
緒茫茫旁絕爲艱昔震川時徒以王李熾發清光不翫每
用浩歎今則宵然靜壘人才寥寥欲求王李之徒滋不可
得豈復望驪欣芬芳一賞至言耶古人知生才之難故班

固書以孟軻荀況司馬遷董仲舒劉向楊雄爲名世范氏
識稍下然班彪父子張衡崔蔡皆特傳不久文苑馬融鄭
元不入儒林其義猶有擇也蓋林苑者動植之物所萃取
況人多援以立名若以名世大賢列其中豈不謬耶又史
記漢書司馬相如揚雄傳皆全賦登載後之史於文能者
不獲舉其篇章於其他奏疏文陋者反全舉無槩括此其
取舍之異于古者也今歲所作文四篇所鼎堂視之得一
言爲復久闊亦欲知近趣尊稿刻成郵示須得五六冊以
便惠與諸門人臨臯崑采志業可嘉賴鼎堂時有以助迪
之近時文風漸陵遲正賴羣起鼓舞使翼附者衆庶不憂

孤弱若獨弦哀歌誰和好音耶羽臯近況不知若何渠才
力甚佳得積學以優柔和平之爲妙月川兄相往還否菊
邨先生近年授徒何處佑兒回家讀書甚賴教誨幸勿忽
視之彼頗有志但不能虛心謀理又數年在署管事心氣
昏雜一時未能遷復於清明正賴鼎堂時以妙微之言相
誘悟使其化融淨盡或有分寸進益皆荷鼎堂之賜也近
時頗亦作古文否韓李文太高得調濟於歐曾王三家可
也仕琇近讀震川遺集頗有得力傳曰法後王非虛言也
承譽昌黎何敢當何敢當見臨臯羽臯亦以此等語語之
蓋仕琇往日言過高而無實恐諸賢相尋誤用精神無所

成立爲可惜也久欲告歸因難交代故守乏於此明歲又有公事不敢辭所謂行止非人所爲只得聽之而已尊稿與筠園稿當並驅中原未知甲乙因歎相別數年諸同人皆有所自立者已獨頭顱如舊志意頽落爲可傷也干人先生志意卓犖日親近之最有益令郎亦有聰明可繼志者否我輩年各長大固不能無望於後來者耳臨穎神

邇

先生此時水落而石出矣不惟自悔兼恐誤人讀者詳之

與余羽阜書

前見和鳴弟來字云賢友已束裝來夏久而杳然心念賢友家中乏人固不能脫身出外也見和鳴所自著稿心甚嘉悅此在今日爲空谷足音矣固知積漸之功不可誣也杯勺不已可生蛟龍溝澮皆盈頓成枯匱惟真故微微故漸漸可積而大也惟僞故張張故驟驟者不終日而敗也今和鳴之業已成正不能無望於賢友願虛衷下氣深中厚蓄以大其造就大由於積積由於微而漸微者人忽之漸者人遲之不存人之見於胸中則不自見於微與漸見其爲真而已此所望於賢友也至爲人旣經挫折當益慎

重不可憑虛憍之氣用事也謹之謹之文佑在衙署學問未進功而性情加苦敗由奉承者衆也今不能遽折正望賢友等善言開導渠聰明尙未盡塞再近詩書宜稍稍自知正望諸相好者變化成就之若其再不能轉徙則吾之命當然不敢怨衆人也

此言可無望其速成作註脚

答金生芑汀書

屢接書美古堂鄒先生阜平之政條書其迹欲使見於仕
琇之文其意勤懇且言先生甚好余文徵之甚急夫仕琇
誠何愛於先生哉先生之賢向嘗聞於憲副雷公及教諭
吾邑則一邑士人俱稱其賢是固可無疑矣至州縣則仕
琇所嘗爲者其曲折甘苦知之最深竊嘗歎老子所云以
無事治天下一言居要卽書所云臨下以簡詩云狎其德
音夫子所云爲政以德皆是物也其史傳循吏羅列美跡
向嘗覽誦而歎慕之及身親其事始悟皆飾觀無實類俗
士好名進趣於世罔衆弋利獲上躐位者之爲耳今先生

之跡乃不幸類此此所以令仕琇不能無疑也韓文公云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聞見之不符今古之難一必博學深思更歷事變者始足以觀道之通觀道之通者始足以定情僞辨是非而不亂于俗言矣今賢友非阜城人也而談阜城之政據其所本又非受自阜城之人也夫阜城之人尙有賢否公私之不同毀譽好惡之不一未可盡信卽盡信矣而此瑣瑣者不足增賢者之重反動人之疑也然則安所美而欲取而張之也哉夫賢友於人事不盡通於文義則能解之矣人之不深文義者人云亦云無見可否不能疑也深者則能疑之矣疑之則必辨之矣其不深

文義者或咎疑之辨之爲多事也而彼疑之辨之者豈得已哉至人事之情僞是非其難明百倍文義使不親其情形悉其利弊而耳郵臆決其爲誣妄可勝言乎此猶市人田夫論譽文人之美徒資捧腹非徒不深文義沿襲舊聞漫無可否之比也吾邑賢令近數十年稱劉王朱三公然三公並無美跡流傳而書院縣志神祠之修橋梁之建皆自某令某令之不賢人所知也而此數者不得不謂之美跡也故有美政者不必美跡而有美跡者必無美政此唯通於吏道者知之耳夫先生之賢非某令之比也而其跡不幸類之此其所以令人不能無疑也德政之歌多出入

官署者以媚其吏或冀上人聞而信任之以久其利黠吏
或自爲之以掩惡跡氓之蚩蚩豈解辦此卽士人端謹自
好者亦不肯爲此也或出一時謳謠之公亦聽他人掇拾
之爲美談賢者固不必據以自私也陸放翁云甯坐軟弱
廢削迹歸邱園昔何易于考止中下而歸震川陸稼書爲
縣俱將廢黜後以名人舉薦召補內官故知爲吏有能名
非盛德事也

此可謂識曲聽其真矣近世紛紛皆勞民傷財以著美
跡美跡傳而賢令之真沒矣請以此文障旣倒之瀾

又答李礪玉書

見來字悉一切姊丈以一身楷柱百世之重今繼嗣未立誠可憂也况嫺母太夫人年亦高矣尤不能不以此爲念也積德裕後古豈吾欺今猶未驗何也至讀書一節近市囂鄙在先高其志務潔其心不以外之聞見動吾耳自然後有以自置自置者世慮屏而心漸同乎古人也漸同古人則必漸異今人漸異今人人必漸怪之懼其怪而徙志易心則至古人也無日矣混混焉與世相濁而已如是而其文何自而高使其心有以自置則吾心古心也以觀古人之言猶吾言也然後辨其是非焉察其盈虧焉究其誠

僞焉判其高下焉如黑白之皎於前矣于是順其節次焉
還其訓詁焉沉潛其義蘊焉調合其心氣焉於是則而法
之役而就之久則自然合之又久則變化生之於是而其
文之高也如累土之成臺如鴻漸之在天有莫知所以
然者所謂自置者志也古人入學先辨志子曰吾十有五
而志於學孟子亦言尚志故志者學之幹言之本也所謂
讀書作文之法如此而已至其他各言所得皆枝葉耳非
其本幹所在今故不以續陳也仕琇不善吏擬於明歲歸
家相見談心當不遠也臨穎神遊

可與昌黎答李翊書並讀